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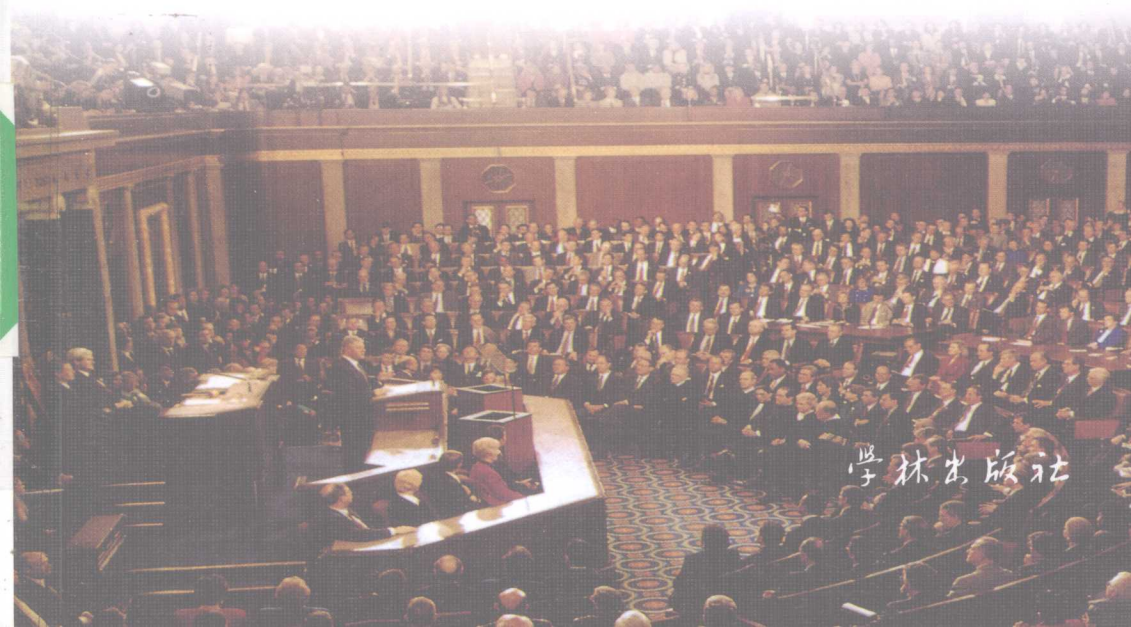
EMPIRES OF TRUST

How Rome Built—and America Is Building—a New World

信任帝国

[美] 托马斯·F. 梅登 著

Thomas F. Madden



学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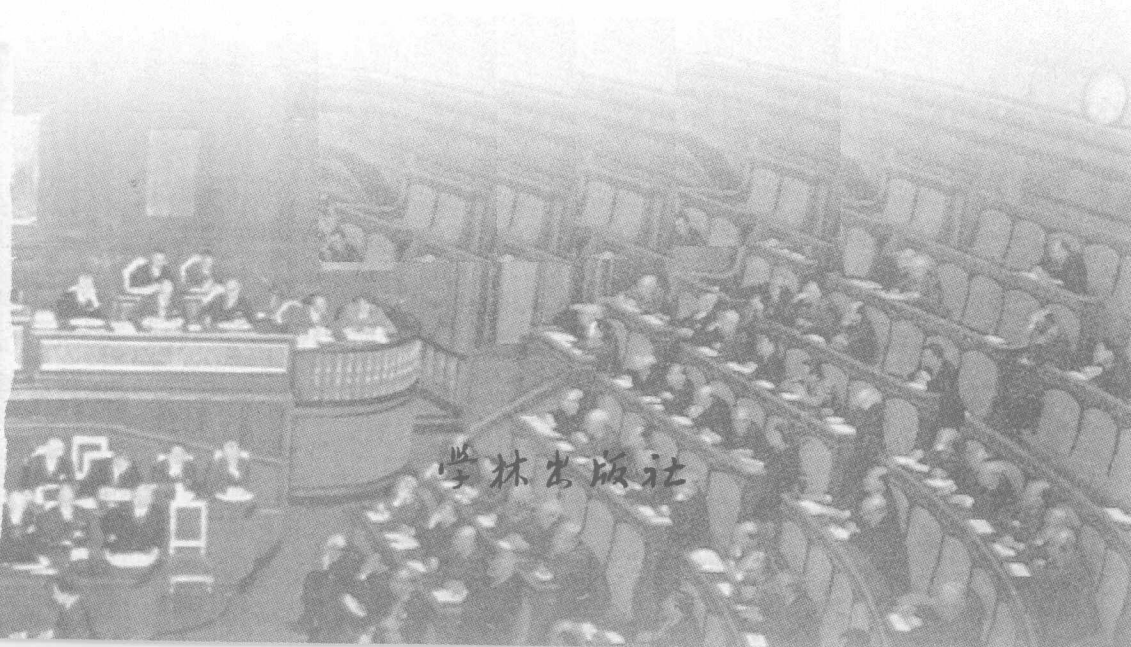
EMPIRE OF TRUST

How Rome Built—and America Is Building—a New World

信任帝国

[美] 托马斯·F. 梅登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任帝国 / (美)梅登著;孙饴等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80730 - 871 - 3

I. 信... II. ①梅... ②孙... III. ①罗马帝国—研究②美国—研究 IV. K126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9737 号

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代理本书中文版权

信任帝国



作 者——(美)托马斯·F. 梅登

译 者——孙 饴 等

校 译——陈 弘 廖蔚莹

责任编辑——叶 刚

特约编辑——伊 明

封面设计——刘 静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78 1/16

印 张——17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730 - 871 - 3/D · 38

定 价——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作者序

在对历史的研究过程中,衍生出了一种别有成果的有利因素。透过明晰的史实,你可以见识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事例。你能够从中选择可供你自己及你的国家所借鉴的内容,同时也能知道该避免哪些始于恶作剧却又以悲剧告终的内容。

——提图斯·李维乌斯(李维),《罗马自建成以来的历史》,序

从历史的标准来看,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如果美国人只不过将人类历史的伟大扩张视为过去一两代人的作为,我们不该对此大惊小怪。而他们确实就是这么认为的。不相信我说的?如果你手头有电视,马上调到历史频道。然后等广告播完。现在,看见没?节目所涉及的内容很有可能发生距今不到一百年——或许就是一段有关二战的纪录片。历史频道那些人知道什么才是有卖点的。纳粹就有卖点。

作为历史学教授,我一直在我的本科学生身上看到这样的情况。和许多美国人一样,在他们看来,从二战到今天这一历史时期就是现代史。独立宣言和珍珠港之间的任何阶段都被归为模糊不清的早期历史。而在1776年之前的,那就是古代史了,没错,就是古代史。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前现代史专家这一身份自然令我颇为恼火。但平心而论,我还是要承认,这同时也很好地提供了有关安全与保障的衡量标准。研究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总是会被卷入现代政治之中,并且

不断审视着其中的政治倾向以及对其历史产生的影响。而另一方面，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便能无拘无束地研究和讲述历史故事，不必担心任何争议。总之，没人还会在乎你是教皇派的还是皇帝派的。正因为如此，像我这样研究前现代史的历史学家是在象牙塔中最受荫庇的学者。尽管大多数人往往认为研究前现代史的历史学家是古怪的文物——就好像一个阁楼上的老伯，永远埋头于尘封的剪贴簿之中。他毫无恶意，讲出来的故事也是娓娓动人。但你完全不会向他请教任何重要的事情，比如工作或投资上的意见。

我在那个静谧而不乏欢快的阁楼上待了不少时间，我可以告诉你，那真是很美好的。（要是你好这一口）我始终期待着用自己的余生研究那些重大问题，比如中世纪威尼斯偏激的教会改革，或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对于土耳其占领下的巴勒斯坦有着怎样的消息来源。这些研究也许能让我们（这里的“我们”是指其他受过相应教育，并对我的学术成就有所关注的专业历史学者）进一步了解中世纪文化的这些方面。类似这样的研究是意义重大的。确实如此。正是这样专门的研究工作构成了历史学的基本论据。没错，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会读那些期刊文章，可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会在撰写专著时将我的研究囊括在内，然后又会有其他人在那些书的基础上写出更宽泛的主题，可能会被选为课本，甚至受到大众的欢迎。起码，这是假定应当产生的效果。

然后，我阁楼上的门被叩响了。看来，有一群伊斯兰恐怖分子把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他们所在的基地组织对于西方有着很深的积怨，其中绝大部分可以追溯到二战以前。当美国人提出“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一疑问，他们得到的答案是包括奥斯曼帝国灭亡、重占西班牙、十字军在内的纷繁事件。顷刻之间，“古代史”不再是年代久远的事了。推开嘎吱作响的阁楼门，我惊讶地看到黑压压一片拿着话筒、笔记本、照相机的记者。他们带着一大堆疑问。

“9·11”之前，我与媒体素未谋面。此后便有了变化。在接受了几百个采访之后，我对记者和新闻界有了不少了解。尽管如今新闻工作者的支持率已降到了和律师一个水平，我还是感到大多数采访

者都还是很配合的。他们常让我想起了我的那些本科学生。就像大部分美国人那样,他们关于 20 世纪之前的历史知识非常有限。而他们的信息来源尤以电视和电影居多。在交谈过程中,我发现许多记者都全盘接受了恐怖分子的一个论点,即十字军标志着西方与伊斯兰世界漫长战争的开端——这一战争延续至今。在得知十字军与现代中东事态或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发展毫无关系之时,他们表现出由衷的惊讶。当我解释道,十字军东征是作为穆斯林进攻基督徒的回应,我看到了不止一张写满怀疑的脸。他们以前听到的可不是这样的版本。

这些年间,我吸取了不少教训,明白了“古代史”的重要性。简而言之,对过去一无所知是很危险的。我们之所以为我们,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文化和文明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无法认清其历史,我们便无法抵御那些歪曲或腐化它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让包括敌人在内的其他人来给我们下定义。

对过去一无所知也会在其他方面产生危险。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回望过去,由此作出有关未来的决策。我们在个人生活中都是这样处世的。但是由于太多的美国人认为现代(从而包括有重大关系的)历史始于二战,在规划未来道路之时我们所能参考的经验教训就大为减少了。如今的美国学子并不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或古典文学,甚至连中世纪历史都不学。他们反而只是对美国历史略知一二,这些历史穿插在相对枯燥的社会研究课程之中。当然,一旦他们长大成人,开始要作出重大决策时,他们也不会在柏拉图、西塞罗或但丁的作品中寻求指导。反之,每一个挑战都会被强行嵌入 20 世纪事件的模式之中。

这便是已然发生的。只消看看最近处理美国冲突的方法,包括如今对伊拉克的占领。对于政治左翼分子而言,每一场战争都是越南战争的重演。因此,美国在海外的干涉行径往往是错误的,必须速战速决。如果超过了数月之久,那便陷入了泥沼。随后,解决的方法便是撤军,转移视线不再追究其后果。而另一方面,对于保守派而言,每一场战事都是二战的翻版。赤裸裸的邪恶方对美国采取了行动,必

须不计代价将其打败。绥靖手段只会让敌人得寸进尺。如果你的历史知识只伸展到过去的六十年,那么那些教训是你有可能去吸取的。尽管少数美国的决策者或政治家在看待伊拉克问题时能够从英国殖民战争、蒙古入侵、图拉真战役或是亚历山大征服的角度出发,那是肯定错不了的。毕竟,那些都是古代历史。

紧随着“9·11”而来的,是我重新评价了自己作为学者和教育者的角色。虽然仍然醉心于自己的研究,我现在认识到对一些同事以外的人谈论历史也是同样重要的一件事。历史属于每一个人。当然,它可以是错综复杂的,但那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就不该设法进行解释。而如果历史学家不身体力行,我们就无权抱怨那些记者、小说家和自由撰稿人试着插上一脚。(相信我,我们的确有所抱怨)总之,尽管我还是享受着我的阁楼生活,我也决心要花部分时间下楼向家人讲述我的发现。但愿他们不介意那些灰尘。

重新回到这本书上来。十字军并不是唯一来自久远之前并重现于现代政治言论中的瑰宝。自从苏联垮台,美国成为仅有的超级大国,许多评论员都将现代世界的美国霸权与古代世界的罗马霸权作了比较。这样的比较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大量涌现,这在一些人看来是一场未经证实的侵略行径。卡伦·墨菲(Cullen Murphy)最近甚至写了本名为“我们是罗马吗?”(*Are We Rome?*)的书。有些人主张,美国是在步罗马人的后尘,通过不屈不挠的征服来建筑一个帝国。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当我开始这个研究课题之时,我所想论证的只是,在美国和罗马之间做的比较不是有迷惑性的就是错误的。总的来说,的确如此。可当我越深入这个问题中,我就越来越察觉到,将罗马引向霸权的动力因素中有某些至关重要的部分,它们对于今日美国的发展也同样在起着作用。更重要的是,我发现那些动力因素的集聚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因此我们才会对其视而不见。本书便讲述了这些动力因素以及它们已然促成并继续促成的历史。

这本书绝不是那种长篇累牍的政治论述,试图从罗马史中断章取义地挖出斑斑血迹,沦为有所偏颇的陈词滥调。我们已经看到太

多这种书了。反之,我尽可能地将场景设定在古代世界,始终以原著出处和现代学术研究为基础。因此,这本书并非寻求以罗马为例将美国拴绑住,然后看着它沉没在其“衰败与灭亡”的浪潮中。任何对罗马帝国后期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它和如今的美国是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并不存在什么美国皇帝需要经常性地满世界镇压叛变的美国将军。应当记住的是,那个业已消逝的罗马已经两千多岁了。我们应该还是幸运的。不,年轻的美国与年迈的帝国罗马并无瓜葛,只是与青年时期的罗马共和国共享着某些重要的东西。那才是我们需要在此探索的。

我就开门见山了:我的观点是美国并非一个新兴的罗马或正全然沿袭罗马的历程。并不是这样的。但是,两个“帝国”在文化、自我形象、国家特性以及其他多个因素上的相似之处是惊人且值得推敲的。我所要论述的是,正是那些因素才使得罗马人成就了一个有悖其初衷的帝国——对于今日的美国也是异曲同工。通过对罗马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认识到将来的机遇和隐患,并且知道罗马如何有效应对或是应对不及。那才是重要的。那才是历史——全部历史——所赋予我们的。

贯穿全书,我们会多次遇到帝国一词。这是个难以捉摸的词,因而我要解释一下我是怎么定义这个词的。这个英语词汇指的是两种国家。第一种是由皇帝统治的。国家是大是小并不重要——只要有皇帝,这就是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保加利亚帝国、特瑞比让帝国(the Empire of Trebizond)^①……这些都是国力较弱,但因帝位上所在之人而被称作帝国的例子。我们在这本书中并不涉及这些。而另一种帝国的形式,便是将其势力范围延伸至边境之外从而掌控其他民族、领土或殖民地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否有皇帝并无关系。它之所以是帝国,是由它的扩张主义决定的——在占领外国土地上的政策。这就包括了苏联帝国、不列颠帝国、西班牙帝国,当然,还有罗马

^① 特瑞比让帝国:又译特拉比松帝国,位于土耳其东北部黑海沿岸,建立于1204年,是拜占庭帝国末期成立的独立王国,于1461年为奥斯曼土耳其所灭。

帝国。按此定义,美国也是一个帝国。

现在就是个多少有些令人困惑的部分了。公元前 250 年,罗马就其地理位置和扩张主义而言就已经是帝国了,可到了公元前 27 年它才有了皇帝。在那之前,它和美国一样是个共和国。所以,在谈到公元前 27 年之前的罗马政府时,我将其指称为共和国,而在谈到扩张中的罗马世界时,我指的是其帝国。为避免混淆,书中将地理上的帝国分为三种不同类型:政府帝国,贸易帝国以及信任帝国。

如今,有关美国帝国问题的书日益增多。每本书的作者都呼吁人们参考历史教训。不过,得出那些教训的人都是牢牢立足于现代世界的人。作为一个专攻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学者,我要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角来探讨这一命题,而我相信该视角对于理解我们的当下与未来是至关重要的。本书在古代历史中找到了试金石,从罗马的大理石纪念柱望到了华盛顿特区的大理石纪念柱。站在那样的视角,我不由对美国以及世界的将来怀有了些许乐观看法。显然,预言一场行将到来的土崩瓦解更符合潮流,尽管如此,罗马的经历还是显示出,美国帝国是朝气蓬勃、强劲有力的。

古人信奉将历史视作伟大的老师。他们是对的。但是历史的教育起码要延绵数十年以上。在本书中,我们将会聆听个中一二。

译者序

《信任帝国》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F. 梅登于 2008 年出版的一部观点新颖、慧眼独具的著作。梅登以历史为镜鉴,通过对当今的美国和历史上的罗马帝国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之处,力图在历史事件和当今时事之中、之间、之外找寻、梳理和总结规律与结构。本书立意独特,资料翔实,结论发人深省。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埃利斯和尼尔·弗格森都指出,尽管不少史学家把美国和罗马帝国进行比较,但是梅登的这部著作独辟蹊径,“读来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而且解答了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问题”。

当然,任何学者的研究都有其身处不同环境而带来的种种局限。作为一个充满爱国情怀的美国学者,梅登在书中的许多论述不可能不带有浓重的美国情结、美国理念;特别是他那居高临下的大国心态每每导致有些论述失之偏颇。唯其如此,就需要读者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去阅读、去分析、去借鉴,以此推动对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国际问题与关系的研究,从而提高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度。

本书翻译工作分配为:孙怡(第一章至第五章)、郑斐(第六章至

第八章)、沈威(第九章至第十一章)、廖蔚莹、陈弘(前言及其他部分),陈弘、廖蔚莹校译、统稿,陈弘策划。

陈 弘

华澳译社

2009 年 6 月

目 录

CONTENTS

作者序	1
译者序	7
第一章 信任帝国及其他	1
第二章 对国王的拒斥	18
第三章 家庭观念	32
第四章 无心却建成帝国	54
第五章 成为超级大国	74
第六章 帝国及其日渐衰老的文化母体	98
第七章 信任帝国如何成长	136
第八章 和平	162
第九章 帝国餐桌旁的争斗	193
第十章 恐怖主义的威胁	213
第十一章 哀叹衰亡	249

第一章

信任帝国及其他

现在犹大听说了罗马人的盛名，了解到这是一个强大的民族。罗马人对与之结盟者心怀善意，对向之臣服者誓守邦交，真是个强大的民族，但罗马人不论对盟友还是对依靠他们的城邦，都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

——《马加比上》第八章

公元前 204 年，古罗马元老院里的气氛融洽，喜气洋洋。长达 14 年的战争最后终于发生了对罗马有利的变化，这场罗马与非洲迦太基的战争以意大利为战场，野蛮而残酷。在这场战争中，西班牙是迦太基人的后方仓库，但两年前西班牙就已落入了一个名叫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的罗马将军手中。他年轻勇猛，虽然元老院里一些年长的元老们认为他轻率鲁莽，只得对他百般容忍，但他的行动独具魅力，罗马的人民都爱戴他。西庇阿一回到罗马，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战略——直攻迦太基国。这引起了元老院里激烈的辩论，以保守派元老昆塔斯·费比乌斯·马克西马斯为首的一群人就表示强烈反对，但西庇阿最后还是得以获得了若干个罗马军团的军事指挥权，并且命令军队直攻敌人本土——也就是隔海相望的非

洲。西庇阿此举意在逼迫迦太基的将军汉尼拔回师救援,从此永远离开意大利的领土。这位罗马将军带领着他的战士们行军南下,来到意大利这个靴形版图的趾部,渡到西西里,准备驶向非洲。

沿途中,西庇阿又攻克了几个意大利叛城,这几个城市几年前就背叛了与罗马的誓盟,转而投靠汉尼拔。其中有一个叛城叫作洛克里,它是意大利海岸上一颗精致的明珠,柏拉图本人就曾将它称作“意大利之花”。西庇阿占领洛克里、赶走迦太基人之后,留下了一支队伍和一名叫普莱米尼乌斯的中尉来维持洛克里城的秩序。至于怎样处置城民,那得由元老院来做决定,毕竟洛克里人当时可是极其卑鄙地背叛了罗马人民和其盟友的。

就这样,公元前 204 年一个晴朗的夏日早上,元老们正在讨论着如何最有效地在意大利战场上打赢这场战争,这时,洛克里的使节来到罗马,并迫切请求与元老院谈话。元老们同意了其请求,在殿上集合就座,就等着洛克里人进来奉上一份词藻华丽的大餐和一堆精心准备的借口来请求怜悯。十多年来,洛克里人一直与汉尼拔勾结来摧毁罗马,这赔礼道歉、屈膝求饶自然是少不了的。然而,让元老院失望的是,使节们却怀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而来。

洛克里使节们愤怒地大步走进元老院大殿,怀着几乎轻蔑的神情注视着在场的元老们,令众人都十分惊讶。一番例行的问候之后,洛克里人表明他们此行并不是来讨论当年背叛罗马人民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后他们会再找合适的时机谈,他们此番前来是想向元老们述说洛克里城被罗马占领后的惨相。他们义正词严地称普莱米尼乌斯和他的士兵们对待洛克里人民就像对待被征服的人们一样,行为令人憎恶,大使高声控诉说:

在你们的统治下——极度痛苦给了我畅所欲言的勇气——在他(普莱米尼乌斯)身上,除了面容和外表,没有一点可以称之为人的东西,除了衣服和语言,没有一丝罗马人的痕迹……我不知道对一个城市来说什么才是最不幸的,是在战争中被敌军俘获,还是被一个嗜血的暴君用武力和暴力镇压。所有可能伴随

着一个城市的占领而来的惊恐，我们的人民都遭受到了，而且至今仍在这极度的惊恐当中；所有暴君蹂躏下的臣民们所可能受到的一切折磨，普莱米尼乌斯都将之加于我们，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妻子身上。

如果这一切还不够说明问题的话，普莱米尼乌斯还洗劫了洛克里最神圣的神殿，即著名的普罗瑟派恩神殿，洛克里使节们愤怒地要求元老院立即撤回普莱米尼乌斯，并且对他在洛克里的暴虐行径进行审理和处罚。

大殿里一片寂静，很长时间，元老们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一会儿过后，元老们客气地谢过洛克里代表们的陈述，让他们在外等候，等待元老院讨论。费比乌斯，这位元老院德高望重的领袖，站起身来向他的同事们致词。你可能会认为元老们肯定不会重视这个罗马叛徒提出的大胆要求，但事实上费比乌斯却非常重视，而且表示重视的不只是他一人。费比乌斯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讲演，其中他严厉批评西庇阿军中缺乏纪律，并且坚持要求元老院采取紧急行动挽救洛克里的情势：

我提议把普莱米尼乌斯召回罗马，囚禁起来，让他陈述所犯案情。如果洛克里人对他的指控属实，我建议将他处死，没收他的财产。至于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他攻占了这座城市却又不维持好秩序，我提议也将他召回，并询问保民官，提出一条法案，在元老院大会前解除他的军队指挥权。至于洛克里代表们提出的种种抗议，我提议让他们进殿来，并向他们保证，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绝不赞成普莱米尼乌斯等人的所作所为，而且我建议仍然承认洛克里是罗马值得信赖的同盟和伙伴。此外，应当如数归还洛克里人的妻子、孩子以及一切从他们手中夺走的东西；从普罗瑟派恩神殿里抢掠的钱财也应当全数收齐，并且以双倍的数量放回。

毫无疑问，在费比乌斯的言语中带有一定的党派性。他和他所代表的党派是强烈反对西庇阿和他所领导的在非洲的战争的，因此，

他们想利用洛克里事件来损坏他的声誉也就不足为奇。另一方面，支持西庇阿的党派尽管也在极力减少对西庇阿本人和对这场战争的不利的言论，但他们仍然从心底里对罗马战士们在洛克里的行为感到羞耻。最后，虽然没有召回西庇阿，但元老们一致同意派遣一个调查团调查对他的指控，除此之外，费比乌斯提出的其他建议都由元老院通过了。换句话说，洛克里人提出的每一个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虽然这类事件在罗马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在人类历史上就实属罕见了。仔细想想看，罗马当时是一个军事强国，并且正与迦太基这个势均力敌的敌国进行着殊死较量，而洛克里，这个罗马曾经得以信赖的同盟，不仅拒绝兑现许下的誓言和承诺，反与迦太基联合，企图击溃罗马。说到背叛者，事实上，几乎历史上每个强国（甚至不是那么强的国家）都是对之报以报复或惩罚的手段的，也就是用与普莱米尼乌斯将士们相同的方式——洗劫城市，欺凌百姓。而且按照大多数社会的标准来看，罗马人完全有理由这么做，毕竟，洛克里人是被征服的叛徒，难道不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吗？

这个事件还有令人惊讶的一点是，洛克里人其实当初是没有想到他们会受到这种待遇的，真的，他们本以为他们的生命、财产、尊严都会得到罗马人的尊敬——结果他们没有得到，于是就悲痛地抗议。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声称普莱米尼乌斯身上“没有一丝罗马人的痕迹”，他带来了“所有可能伴随着一个城市的占领而来的惊恐”。的确，洛克里就是一个被占领了的城市，而且是在与罗马的死敌结盟之后被占领的，但洛克里人民仍然如此肯定罗马人会负责地、谨慎地，甚至仁慈地来使用其权力。不料他们的期待与事实不符，于是就派遣使节来到罗马，控诉罗马人在洛克里的行径并且提出要求。换言之，他们信任罗马人，相信罗马人的行为是负责任的，即便是在罗马人辜负了他们的信任时，他们也相信罗马人能够最终挽回错误，做出正确的判断。的确，罗马人最终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

这种信任是无价之宝，史上罕见。大多数史上存在过的帝国、王国和国家都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力量，在己方占据有利条件的情况下向邻国发动战争，打到不能再打。他们的权力都用在对自己方有利

的事情之上,而对被占领者,他们则是以对待被占领者的方式而待之。放眼人类历史,任何一个帝国,赫梯、亚述、波斯、希腊、阿拉伯、土耳其、蒙古、法国、德国,无一不是依照这种统一的模式运行。这些帝国,还有几百个依照这种标准模式建起的小帝国,都是通过军事侵略不惜一切地占领邻国的领土,我称他们为“征服帝国”。

而罗马的建成方式与这些帝国很不一样,也极其罕见,我称之为“信任帝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论对待朋友还是敌人,罗马都能够负责任地使用其权力,从而得到双方的信任,也正是由于这种信任,罗马帝国本身诞生了!一开始,你可能会对这一说法感到吃惊。很多人对罗马人的印象都是一群暴虐的王公大臣,就像“征服帝国”的暴君一样,因此人们认为罗马也是建立在一支残暴的军队之上的,但这是不正确的。正如无数关于罗马扩张的学术史所澄释的那样,罗马残暴征服者的形象其实并没有反映出罗马真实的发展过程。事实上,罗马帝国的建成是缓慢的,甚至可以说不是罗马人的本意。罗马史研究学家厄恩斯特·贝迪安曾经说过征服是历史的普遍现象,不需要任何解释,“需要解释的则是那种更高明的手腕,那就是在征服之后却拒绝扩张”。事实上,正是这样的拒绝,使得罗马在他人的眼中看来是个十分值得信任的国家,这就是铸成“信任帝国”的基础;罗马人本意并不想铸造一个帝国,而这一想法反而帮助他们成就了一个真正的帝国。

罗马的历史本身虽然很有趣,但罗马人成就帝国的方法在今天看来十分值得重视,这是因为,当今世界,我们在另一个国家的发展中看到了与罗马相似的元素,这就是一些评论家所称作的“美帝国”。正如两千多年前的罗马人,美国人也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行事,他们总是做着他们认为对自己和对盟友都最适当的事,随即在不知不觉中被拉进了帝国的行列。和罗马一样,美国也正在建立起那个史上罕物——“信任帝国”。但是要了解这个帝国,我们必须将它放在整个千年的框架下来看,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美国的数百代人,而不仅仅是一代人。

首先来对比一下美国和罗马国内在了解到他们士兵在国外的所